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_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_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蔡會

孔嗣之

徐伯珍

吳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敎授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

徒褚彥回啟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
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
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
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
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
口時號為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
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屨尾蔬食

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誨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衆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莫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遯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

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
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蔡蒼字休明陳
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膺謂江數曰古人稱安貧清
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
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為中書
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
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
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
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
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
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
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摘出尚
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
明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

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
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
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
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
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
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
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建武
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十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

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為臨川王暕所賞異著
禮据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
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
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
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閤忌日
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
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

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

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
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
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
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侯之麟士未嘗
答也隱居餘千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
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
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誨之征北張永
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

道游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住停數月永
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
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黠剗永
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
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
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
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十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詁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別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

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米裋衫先着殯凡
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
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塋作冢
令小後附更作小冢於濱合塋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
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
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惟清水一盃子奠
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脩之脩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脩之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

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
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
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
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
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羹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
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
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饗僮妾竊隣
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

以一鹿牀為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相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

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
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況
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為隱者
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脩並得遂其高志後
於鍾山聽諄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
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
生人後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

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
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
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
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
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
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
炎皇終于天監末勘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
表為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
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驂
何以異夫驪驥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
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
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
識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

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闍始願劉歆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歆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

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
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
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
不受顧協以為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
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
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
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
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

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歆討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討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褕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

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
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
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
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
帝後令周捨為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
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
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

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

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
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
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
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
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
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

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
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
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
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
緣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
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
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

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常造渾

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
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為人
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梁武兵至
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
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
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
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
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

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馭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

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

日氤氲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
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緘裙及臂衣靸冠巾法服左
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
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
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
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
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
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

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
景纂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
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
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
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
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
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

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
鏡銅剪刀鐏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
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
居噂噤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
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
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
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
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

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
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
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
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
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
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
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
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

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
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絲帽供養天
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
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
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
闕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
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

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
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
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
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
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誼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
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
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

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叅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遣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

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
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
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復蘇每哭輒嘔血服
闋因毀成疾曾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
以應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為縣因以
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飡粥
不以妾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
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

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期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菰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

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筭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為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為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常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辭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
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
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
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
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効妄歛詵詵矜之乃以書
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
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

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
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
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
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
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
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
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

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
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
帝在荊州為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
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
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
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

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楮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

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郡陽忠烈王在州欽

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蜂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
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
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
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
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
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斂雖蒙賚及不敢輕

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
樞數歲而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
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
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
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十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
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

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

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
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
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
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
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
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白鷗一雙巢其庭
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
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囑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南史卷七十六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臧榮緒傳自號披褐先生○披監本訛彼今改正

吳苞傳臘燭一挺○臘應作蠟今各本俱同仍之

沈麟士傳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卿一

本作節

昇明末太守王真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並

監本訛呈今改从南本

陶弘景傳梁武帝尤深敬事問年祚遠近○祚南本作

數今从監本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麟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
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
以霸者一身且有誇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
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
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
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
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

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

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
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
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幾嚴祕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
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
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
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

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
三十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大
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
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
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
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
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
時孝建元年為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

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
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
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
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
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
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
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幾。凡

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
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
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
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
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
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
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
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願兒

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
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
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
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
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
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
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
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疊累愆遂至於此吾今

自覽萬幾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為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常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孝
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弑立遣
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
弑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劬既而上舉義兵劬詔責
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劬不信備加考掠不服
遂死孝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之
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郟人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

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
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
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
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爾
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
同名亮啓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
北征微密有意理為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

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碣磔街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

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
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
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
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
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
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
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
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

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
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
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
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
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
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
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
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

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群公後以爰為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藩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為宋隆

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
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
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
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
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荅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
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駙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
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
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

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詔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

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
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
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都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
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
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
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王並從帝素
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
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

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
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
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
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
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
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
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
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

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
度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
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
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
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
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
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
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

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
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
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
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岨
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
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
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
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

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勅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
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桀等並不收執元徽三年
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
出宮猶整羽儀隊伍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
出郊野或入市鄽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
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
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伍在樂游苑前

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開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

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隆無所少道隆亦知書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

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為射師性謹慤為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水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為必與人量議文盛為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

順帝即位運長為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

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

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疊而累代皇基猶固磐石今
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
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
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
貳昇明元年除負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
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
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
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

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

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沍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為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家得五色兩頭

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
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
啓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
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
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人
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
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為僧
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為

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
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
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
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宦累至勲品元徽初為奉朝
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
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
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

處分勅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為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詣武上履行

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
令係宗題荅祕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鬱林即位除寧
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
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
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
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幹
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

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

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偽宮以錢塘縣為偽太子宫置百官皆僭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偽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

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佾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

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
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花園所不
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
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
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
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
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
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

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
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勅
使欽之領青氍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
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
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
翼衛扶侍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
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挹

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
非過乃許三百戶瞋恚形於言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
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塘
人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漂
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
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
矣珍之曰計將安出荅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
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

共語皆攘袂捭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劬
殺蕭詵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
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卿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
其胷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
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
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
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
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

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為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雖

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閣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
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
南面向樓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
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
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曰直閣省蕭湛先入若欲
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胃死因進宮內廢帝直
後徐僧亮甚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
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

敗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
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
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
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
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
為諂亦復不免也荅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蟬之
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
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

先是延昌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歎歎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為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為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為中書

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
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
造大宅駭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
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
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
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
方守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
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

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太明泰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
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
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
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
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
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
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
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

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救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檨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為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檨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

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
在世勳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
天子無要人但阿儂儂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
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勳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
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
備為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
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
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

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
千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
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
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為
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
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
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誅
後無復忌憚無日不奔走所有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

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
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
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
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帝
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
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倂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
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
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

兒及王咥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
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耀光繆買養章道之楊
敬子李榮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
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
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
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劬王竺兒
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為茹
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

初左右刀勅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

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
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
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
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為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
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實等送于
江陵實本為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
於石珍及簡文建立實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
有怪之者實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荆

州郡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歎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要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古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異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為少府丞大

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問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驕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

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奕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

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
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
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
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
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
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
縣庭復為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提出
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

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始縣伯兼中書通
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
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懼其殃參預謀謨乃
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祕事往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
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有微言譖之附已者
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
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
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遂去宮臣

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
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
至於覆滅申嘗書寢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
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
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
為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為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
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

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
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
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
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
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
暨惠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竝不達大體督責苛
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
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

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瑀訶及文武羣臣共議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

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慙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偵動江總總內為之游

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
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
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
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
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
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
蔽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

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為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品清官竝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前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

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糾謫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慧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為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
滔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
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
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
見親愛後主性愚佷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
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
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為文武
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

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
範益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脩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
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
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
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
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
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

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泉崙諸夷竝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度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僞士語並不可信

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
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
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
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
史中丞沈攸之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竝露隋文帝
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
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
侯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攸之險慘苛

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幾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卿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仕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盛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

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
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
表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
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
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
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
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
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

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
典事之口抑符綏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
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王署家
號金穴嬌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
之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為切况
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南史卷七十七

南史卷七十七考證

戴法興傳使家人謹錄鑰牝○鑰監本訛鑿今改从閣
本

徐爰傳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王業一本作三
乘

紀僧真傳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冠監本訛尉
今改正

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堂堂

一本作常常

茹法亮傳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氅百人自隨○氅
一本作氅

茹法珍傳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
俞靈韻為阿兄○治各本俱訛治今从齊書劉休傳
改

孔範傳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監本缺曾字今增入
南史卷七十七考證